

今年,我们作为50后的第一代,将迎来小学毕业六十周年。写点什么来纪念我们的童年时代?回望来路,眼前顿现一群活泼的少男少女披着霞光唱着歌,清亮的童声穿透蓝天、碧湖、花丛,荡漾着,荡漾着……

美哉,歌声!我们的童年时代!听妈妈说,襁褓中的我,每当听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这首歌,便即刻停止哭闹。哦,也许这是我生命中歌声的最早“领悟”吧!“太阳天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唱着这首歌,我们成了一年级小学生。“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在庄严的队歌和队鼓声中,二年级的六一,我们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唱着《快乐的节日》,欢度我们的六一。“牛儿还在山坡吃草,

难忘的歌,难忘的人

钱岳旻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悲伤的曲调叙说着小英雄的故事,我们流着眼泪“歌唱二小放牛郎”。“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在婉转美妙的乐音中,我们“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做了一天的功课,让我们尽情欢乐……”电影《花儿朵

朵》的主题歌,堪称我们儿童时代的王牌歌曲了,那动感的画面,美丽的风景,悦耳的旋律,传唱了一代又一代!“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芽,阳光雨露哺育它,快快长大快快长大……”唱着唱着,我们长大了!

“学习雷锋好榜样”“千万个雷锋在成长”“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些春风化雨般的歌词,这些跳跃着童趣的音符,每一首都是诗,每一首都是画,润物细无声地在我们纯净的童心里播下了真善美的种子。歌声飞过60年,至今儿时的歌都依旧清晰地留在我们的唇齿间,还有,那些伴随着歌声的故事一串串,60年岂是弹指一挥间?我们的音乐老师,您还好吗?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某一天,大队辅导员交给时

我可以证明

张渊

“蚕豆钱还没付!”周围的街坊邻居越聚越多。我一时百口莫辩,窘迫无比。那天早上,妻子病了,我只得领受了买菜的任务。妻子怕我算不清账,特地抽出两张十元新钞给我。走到一家蔬菜店里时,恰好看到一篮刚从车上卸下的蚕豆,颗粒饱满,碧绿生青,正是妻子最喜欢的,忙不迭让卸车师傅装了一袋,交收款员过秤,拿出一张十元付了钱。打了声招呼,将装蚕豆的口袋临时寄放在收款员旁,买了其他几样蔬菜后,我又回到收款台前结账。“蚕豆钱还没付!”收款员说。我有些错愕,连忙解释刚才已付过钱了。但收款员不认账,坚持说没有收到过。我反复解释,又急着向那位给我装袋的师傅求助,他竟自别转身去。急中生智,突然想到,妻子给我的是一张新钞,应该是连号的,何不查验一下?收款员十分不耐烦,但众目睽睽之下,只得拉开半边抽屉。抽屉里全是红红绿绿的花纸头,如何找得到我的那张钞票?周围已有人等得心急了:“快点收钱,不要和他啰啦。”收款员把我晾在一旁,我僵在原地……

这时,一位即将走出店门的女士突然止步折回,打开皮夹子,抽出一张钞票反复看了看,走过来说:“这是刚从他手中找来的钞票,是不是同你手中的钞票连号?”我迫不及待地拿过来,尾号是“76”,与我手中的“77”连号!我举起两张新钞:“这是你刚刚找出去的十元钱,是我付的钱!”收款员很是尴尬,仍是拒不认账。我大声喊道:“人证物证俱在,让大家评评看!”

“对,他付过钱了。我可以证明!”这声音不那么响亮,却如此有力!

店内一片哗然。女士的话显然起了作用,其他人纷纷附和。事情就此了结。还来不及说上一句感谢的话,只看到头戴红色绒线帽、身穿粉紫色风衣的那位女子离开的背影。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那戴着红色小帽的身影,融入了和煦的晨光里。

家乡鲁南滕州,旧有“立夏、小满见三鲜”之说。春夏之交,最先成熟的新鲜果粮上市,这对旧时仅靠耕种解决温饱的农民来说,是多么可喜的事啊!我曾向当地老者打听,这“三鲜”都是什么?所得答复唯有樱桃一鲜无异议,其他二鲜:黄瓜、草莓、蚕豆、蒜薹、桑葚子……莫衷一是。为此,我在网络查“初夏三鲜”,地广人众,更是多有不同。立夏、小满是夏季最先到来的两个节气,故称“孟夏”。明代《酌中志》记有孟夏四月尝新之事:“是月也,尝樱桃,以为此岁诸果新味之始……取新麦穗煮熟,剥去芒壳,磨成细条食之,名曰‘稔转’,以尝此岁五谷新味之始也。”在这里“新”“鲜”二字意同,可惜的是书中仅记二新。

《醒世姻缘传》写

有山东武城县初夏三鲜之事,第三十六回说:“待了一月,沈裁的婆子,拿了一盒樱桃,半盒子碾转,半盒子菟豆,来看晁夫人,再三谢前日打扰。”这“待了一月”之前是什么时候?此文前有“晁夫人……到正三月天气,与春莺做了一套石青绉纱衫、一套枝红拱纱衫……”可知后一月是在孟夏四月,此时,樱桃、碾转、菟豆上市,以时鲜馈赠他人最是得宜。

《清嘉录》在“立夏见三新”末段说:“按:《昆新合志》:‘立夏日,家设樱桃、青梅、麦蚕窠糕等物,饮烧酒,名曰立夏见三新。’与郡俗略异。”昆(山)同属苏州府,立夏三新尚稍有不同,武城县位于鲁西北,初夏三鲜能与鲁南相同吗?查阅明万

历《滕志·方物志》,滕地有此三

种物产,樱桃在“果之品”,碾转、豌豆在“谷之品”,至清道光《滕县志》仍如是记。这三种物产,在当地同类产品中都是最早上市的,可以说,那时鲁西北武城县初夏三鲜当与鲁南滕州无异。

此三鲜中,樱桃貌美味佳,今鲁南山坡向阳处自然生长的樱桃,在立夏前几天就可上市,鲜果贵在自然早熟,近些年多有人在路边设摊收购。

豌豆早收,可饭可菜,颇受人们喜爱。元代王祚《农书》说豌豆:“百谷之中,实为最先。蒸煮皆可便食,是用接新,代饭充饥。《务本直言》云:如近城郭种之,可摘豆角,卖而变物。庄农献送,以为尝新,贵其早也。”因其可爱,关汉卿才有“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铛铛一

粒铜豌豆”之句吧!我听家乡农民说过,豌豆播种时很重要,不然就没有蚕豆、荷兰豆那么容易越冬。碾转是用早熟的大麦,磨出的一种食品,现在家乡八十岁以下的老人多不知道此为何物了。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入社,农作物统一种收,麦子收割亦不例外,所以也就见不到碾转了。书载,宋代陆放翁吃过它,诗记时名“连展”,并注“淮人以名麦饵”。清代李光庭《乡言解颐》说得甚是清楚:“取其粒之将熟含浆者,微炒,入磨,下条寸许,以肉丝、西瓜、莴苣拌食之,别有风味。”碾转在旧时被富贵人家视为尝鲜美食,而春荒挨饿的农民则把它看作救急之粮;正如鲜豌豆,有人用它“尝新”,有人用它“充饥”。

初夏三鲜
孙南邨

1984年6月,以“上海书展”为会标的图书展览举办。举办地却不在上海,而是中国香港大会堂。这次上海书展是由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和香港三联书店共同策划主办的。6月2日开幕当天,香港《文汇报》发表社论说:“上海书展所介绍的文化,对传播健康的精神文明,当起着积极的作用,由此而推动两地的文化交流。”

由时任上海市长汪道涵题写的“上海书展”四字,悬挂在香港大会堂展厅正上方。书展进行了八天,上海共有二十家出版社带去六千多种图书精品,其中不但有当年新书,还有历年优秀图书,同时赶印了一批畅销书、畅销书。为了满足香港读者的需要,专门印梓了不少繁体字读物、盲文读物,以及教科书、艺术类图书等。香港三联书店从书展中精选部分图书,专门印制了大型书目纪念集《上海书展1984》。

主办方为这次书展作了充分准备。香港方面选择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场所作为展厅,开动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跟踪采访,还事先安排记者到上海踩点进行预热报道,并印制海报等宣传推广品两万多份,发发到工商业和大专院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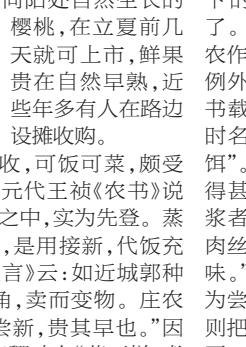
等作曲家、作家、诗人的名字。在龚老师指导下,我们的音乐素养有了质的飞跃。龚老师倡导的课间十分钟音乐广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歌声响彻校园,音乐在我们幼小的心灵扎根。怀念那个艺术大师们甘为儿童写歌的时代;怀念那个唱着我们自己的歌长大的童年;怀念教我们唱歌的老师!是他们让我们这代人在物质很不富裕的日子里精神始终很富有,直至今天,我们银发飘飘,依旧童心在闪耀!

当我考入大学中文系,研读“意境说”时,每每感慨于自己对文学的爱好源自童年时代的滋养,自己的审美情趣最初得益于童年时代的音乐启蒙;当我拿起乐谱就能哼唱时;

当老年大学的钢琴老师给我“节奏稳,乐感好”的评语时;当我与喜欢音乐的老友们一起创作了《啊,紫藤》《春天来了》《银发飘飘》《心中的小溪》《妈妈的泪花》《曾经》《朋友,举起杯》等歌曲时,追溯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和感知,饮水思源,感恩儿童时代的音乐熏陶,感恩老师!

后来听说龚老师本来是一位音乐家,特殊时期被打成“右派”下到我们小学。回想当年他那不甚挺拔的腰背,定是负重过度压弯的吧?儿时懵懂不谙世事,殊不知老师掩埋了自己何等的苦痛,微笑着把音乐和大爱献给了我们,他的不幸却成就了我们的不幸!默默祈祷:愿老师平安。

哦,童年的歌,难忘的歌,难忘的人!



四十年前的“上海书展”

韦 洪

海方面则在图书方面做足文章,特意带去二十二种珍贵的作家签名本。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郝铭鉴专程北上,叩开一家老作家的门。叶圣陶一边签《叶圣陶论创作》,一边高兴地用苏州话说:“格桩事体要做好格!”冰心更是一口气签下了三十本《冰心文集》等。朱光潜不但用上毛笔,还取出一盒印章,选一方他的笔名“孟实”钤在三卷本美学文集上,他说印章中的“实”,就是做学问要踏实,愿此与香港读者共勉。在上海的巴金刚从医院回家,遵医嘱静养,却克服体弱的困难,破例签了《寒夜》《巴金论创作》专著。签名书还有柯灵的《长相思》、俞振飞的《振飞曲谱》、施蛰存的《陈子禽诗集》,以及画家王个簃、朱屺瞻、张乐平的画集。这些签名本在书展上一露面,便被“秒杀”。老作家陈伯吹、教育学家曹余章还亲临书展,为香港读者热情签售。书展过程中,香港大会堂内常常“爆棚”,读者在烈日当空或倾盆

大雨的马路上海排起了长龙。香港画家方召麟本来计划外出办事,听说上海书展即将开幕,毅然推迟了行期,展览第一天,就购买了《齐白石册页》四十本,说要分赠各地画友。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饶宗颐参加开幕式后,意犹未尽,又两次到书展购书。

上海出版代表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向香港市政局图书馆、香港八家大专院校和十家爱国中学赠书。举办了四场专题讲座,即陈伯吹的《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曹余章的《上海中小学教育的现状与改革》,杨涵的《鲁迅与版画出版事业》,茅子良的《中国木版水印艺术》,会场都挤得水泄不通。

著名版画家杨可扬受邀,特地为书展创作了一枚“鱼读月”藏书票,作为赠品而使香港读者爱不释手。后来他对我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刻印藏书票,觉得很受爱书人喜欢,就一直刻下去,先后刻了三百多枚藏书票。在香港举办的上海书展,赢得了各方好评,时任《明报》社长金庸先生更是盛赞“书展极为成功,使读者能够获得满意的享受和服务”。

这件事要追溯到38年前。当时,我为采访和组稿常去拜访胡道静先生,彼此比较熟悉。一次,胡先生兴奋地告诉我,上海要开始编纂地方志了。还说,这是一件大事,大好事!我对编修地方志不甚了了,便冒失地问胡先生:“为什么要编修地方志?修志对现代化建设有什么作用?和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胡先生可能没有想到我会提出这么浅薄的问题。他愣了一下,而后微微笑了笑,说道:“首先,自古以来,我国历代都有微国史,编地方志和写家谱的优秀文化传统。1932年,在邵力之等人的推动下,上海成立了以柳亚子为馆长的上海市通志馆,编纂《上海市通志》,我有幸也参与其中。其次,地方志真实客观记载了各省市、县区乃至镇村大量的地情资料,为后人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参考依据。比如,”说到这里,胡先生停顿了一下说,“你知道吗?秦山核电站为什么最后决定建造在浙江海盐县境内?”我茫然地摇摇头。胡先生说:“除了海盐靠海、离上海、苏浙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近等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明清以来的《海盐县志》记载的海盐地区的地震情况,均没有超过4.75级。”

“哦……”我听后,真有醍醐灌顶之感!原来,编修地方志竟有如此大的作用。转眼到了2004年,我在写《文史期刊》也应该做到“三贴近”时,想起当年胡道静先生告诉我的例子。但是,当年只是听胡老即兴道来,若要写进论文,那就一定查到这些史料才作数。思虑再三,我决定先打电话到上海通志馆问一下情况。一位姓吕的男同志问我情况后说,他现在就帮我查,如果能查到的话,我就不专门去跑一趟了。等了一刻钟后,我如约拨了电话,吕先生高兴地告诉我:他查了《海盐县志》和《清史稿·灾异志》后,确实海盐历史上地震最高为4.75级。我向他表示感谢,并表扬他和通志馆同仁热心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他却谦虚地说:“这是阿拉的职责,应该做的。”随后,还说,“今后有啥要查阅的,随时欢迎。”后来,我终于打听到他是吕志伟先生。

转眼到了2022年的秋天。一日,突然想起明年2月是胡道静先生诞辰110周年,便想写一篇纪念文章。可是,却想不起海盐县地震资料了。翻遍了所有的笔记本、卡片,一无所获。找到当年的论文,也只记了一个简单的地震级数。只能再次麻烦上海通志馆的工作人员。给曾经的同事石梦洁打了个电话,说了我的请求。她立刻答应帮忙查找。没多久她已委托同事陈健行帮我查到了有关资料,并发到我的微信里。他们还用表格形式,从上到下清楚地展示出来:

1678年5月26日(康熙十七年四月初七日),海盐地震,屋瓦倾覆。《清史稿·灾异志》记载,4.75级。
1707年11月7日(康熙四十六年十月),海盐地震、水沸。清乾隆《海盐县续图经》记载,3.5级。
1737年1月2日(乾隆元年十二月初二日),海盐地震,《海盐县志》记载,3级。
我马上补充进我的文章里。能够享受到如此快捷的查阅资料服务,十分暖心。我想所有和我一样享受到这种优质服务的读者,都会从心底里发出一声由衷的“谢谢!”并还会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暖心通志馆

葛昆元

七夕会

张 伟 摄

健康

姻缘传》写